

書名 真正京調四十二種 清刊本  
卷 冊十七  
內容分類 集 詞曲 曲選 南北曲(近人)  
索書號 雙紅堂 戲曲 170  
編號 D8533200

# 冊十七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53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戲曲 17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真正京調四十二種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校正提放曹京調全本

淨上唱 指望除賊保朝歌 誰知洩漏惹風波 從此把

業俱拋 卻連夜逃出是非窩 白俺曹操乃沛國譙郡

人也 我父曹嵩漢室為臣 可恨董卓誤國專權 是俺

與司徒王允定下一計 獻劍為名 刺殺董卓 不料鏡

內 破機闕是俺心中害怕 因此連夜逃出皇城 誰

知 卑暗差呂布帶兵捉拿 與我前面已是中牟縣

就不作客商混進城去 再作道理 且喜天色尚早

就上加鞭 淨唱 曹孟德在馬上 痛恨董卓欺天

侯惡事太多 實指望獻寶劍 將他結果 又誰

足收曹  
一本



三擊掌  
慶頂珠

雙紅堂  
戲曲  
170(5)





校正三擊掌京調全本

生上引位列三台未裙釵常掛心懷詩頭戴烏紗色  
 色新羊伴虎眠秉忠心寸土俱仗皇王管有道名君  
 坐龍庭白老夫王允在唐室為臣官拜首相之職夫  
 人邱氏所生三女長女寶金許配蘇龍次女寶銀許  
 配魏虎惟有三女寶川情性傲慢不用媒人說合正  
 宮娘娘聞知賜他五色紅絨線造成一綉球擇定二  
 月二日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拋打彩球為媒實指望  
 打中那家王孫公子誰想打中花郎平貴是老夫此  
 時趕離相府今有新科狀元尙未婚配不免喚出女

三擊掌

科 1905 - 11

兒商諒零行對點招親家院院自有生白請你三姑  
娘前堂話敘院自有請三姑娘出堂且內白來了且  
上引聖上賜絨線拋彩結良緣白爺爺萬福生白罷  
了吾兒一傍坐下且白告坐爺爺喚女出來有何訓  
教生白恭喜吾兒賀喜吾兒且白女兒不知喜從何  
來生白不知我兒彩球打中那家王孫公子且白女  
兒不知打中那家王孫公子生白打中怎麼王孫公  
子就是花郎平貴且白你待怎講生白花郎平貴且  
哭介白噯呀兒好命苦吓生白我兒不必啼哭今有  
新科狀元尙未婚配代爲父啟奏聖上將我兒另行

點對招親且白爺爺在上孩有一言告稟恕兒不孝  
之罪了生白我兒有話當面講來且白想昔日爲母  
患病許下心願後花園降香三載願滿母親病體全  
愈正宮娘娘聞知賜孩兒五色絨線綉成一彩球擇  
定二月二十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樓拋彩招贅打賤  
隨賤走打貴隨貴行慢說打中花郎平貴就是一塊  
玩石孩兒也要抱他三年五載以表夫妻之情生白  
兒吓那彩球不過聖上所賜一玩物難道說皇王出  
師表章把我兒姻緣大事定死了不成且白又道人  
以信爲根本大車無輓小車無軌豈可以行子哉夫

子困於陳蔡太公垂釣渭水大聖賢大況且如此何况女兒薄命之人了環打坐向前生自為父與你講話將臉調轉想是與為父動氣且自女兒怎敢此乃孩兒裙邊帶來衣食福祿神人難以更改生氣介白掌嘴唱西皮慢板小奴才說此話全不思想只氣得年邁人怒滿胸膛你大姐配蘇龍戶部執掌你二姐配魏虎兵部侍郎為有你小奴才情性崛強千金花配花郎兒怎度時光且唱西皮老爺說此話全不思想兒命薄怎配那狀元才郎有幾輩古人對父講女兒的言來聽端詳秦千羅十二歲身為宰相姜太



公八十二才遇文王休道那薛平貴花郎模樣貧窮人的兒發福強生唱西皮板薛平貴好比一只雞每日里在長街上討食半截爛衫難遮體遮住了東來破著西且自西皮起昔日里有一個歸二六板孟姜女曾與花郎送寒衣哭倒長城數十里至今留名萬古題生白快二六板我的兒既知前朝事可知張良韓信魏蘇秦且自那張良韓信魏蘇秦俱是安邦治國的人魏國英雄數龐涓燕邦孫賓第一人商訣不中蘇季子後來做了人上人生白句句言說不讓父聲聲頂對我心疼董永賣身葬父母仙姬女許配是

何人且白仙姬女許配是董永老爺爺因何諸退親  
生唱要退要退實要退且唱你不能不能萬不能生  
氣介吓改搖板千言萬語兒不聽兩件寶衣脫下身  
且白爺爺兩件寶衣從何而來生白外國進貢聖上  
聖上賜與爲父且白爲何賜與爺爺生白不過念在  
君臣之義且白聖上既有君臣之義難道說你我就  
無有父女之情生白噯呀兒吓只要你依從爲父退  
了這門親事慢說兩件寶衣就是金銀府中任平我  
兒使用且白女兒不要了唱搖板上脫日月龍鳳襖  
下脫八寶地理裙兩件寶衣脫下身脫介交與那嫌

貧愛富的人生白爲父不要了且唱扯破日月龍鳳  
襖腳踢八寶地理裙前堂不與父講話生白兒往那  
里去且唱到上房拜別兒的老娘親生白前堂無父  
後堂那有兒的母家院那個進上房與我打斷兒的  
狗拐且白女兒不去了唱搖板老爺爺你把良心昧  
了生白爲父怎麼昧了良心且白想大姐二姐出嫁  
之時俱有金銀彩禮惟有孩兒出嫁連這兩件寶衣  
都不叫穿去你豈不是昧了良心生白噯呀先前爲  
父的言過退了這門親事慢說是兩件寶衣就是爲  
父那百依百遂了且白女兒不要了唱搖板全然不

怕人裁父且自裁父不裁女生自裁為父何來且自  
 裁爺爺你嫌貧愛富生自為父的嫌貧愛富他不知  
 為的是那個生自就為的我兒你吓且自孩兒命小  
 福薄不要你管你與我坐下罷唱數板你手模胷  
 想一想膝下還有怎麼人生自膝下無兒怨我的命  
 養不得老來難送終且唱就是爺爺百年後女兒也  
 要哭一聲生唱父死不要你來見且唱兒死不回相  
 府的門生自為父不信且唱搖板老爺爺不信與兒  
 三擊掌生氣介唱搖板活活氣坏年邁人豎關與兒  
 二擊掌過場介三擊掌完且唱西皮接下旬一煞時

失卻了父女恩情走向前來歸二六板禮恭敬尊聲

爹爹聽分明好馬不背雙鞍驕烈女不嫁二夫君悲

悲切切出府去了環院子叫一聲了環院子同跪介

自三姑娘請回且自你們跪在此處作甚了環自我

們捨不得三姑娘生自就是三姑娘也捨不得你們

你們起來吓唱搖板進上房與姑娘報個信你就說

三姑娘作了不孝的人哭板悲切切哭出了相府外

兒的老娘親父女的恩情兩下分哭自三叫爹爹母

親娘吓同下介生自兒吓唱勸人無柳莫裁花養兒

休養女娃娃全然不聽為父話長大成人想別家哭



白寶川兒吓生下

校正慶頂珠京調全本

且內唱倒板太湖石上海水發末旦同上旦唱西皮  
江水繞得滿眼花青山綠水難描畫那個漁翁得在  
家末唱父女們打魚在江下貧窮那怕人笑咱松篷  
忙把網來下白嚶呀旦白爹爹看子細末唱怎奈我  
年邁蒼蒼氣力不加旦白爹爹年邁了河下生意難  
做了末白是吓爲父年邁了河下生意也作不得了  
兒吓把那幾尾鮮魚收什熟了爲父引酒旦白是生  
付同上生唱閒來無事江邊走付海水滔滔往不流  
生唱句杆須得南山竹付唱不釣鰲魚世不休生白



來此已是河下了知那是肖兄的船代我叫他一聲  
肖兄旦白爹爹沿上有人叫你末白吓是那一個叫  
我吓岸上可是李俊賢弟麼生白正是末白莫非  
到小舟上坐坐麼生白正是末白少得等我將船遙  
過來搭上扶手順下跳板生白有禮末白還禮付白  
這就是肖兄麼生白正是付白久聞肖兄是好的代  
我試他一試試他的武藝如何末白賢弟這是何人  
生白這舊是捲毛虎倪榮末白吓這就是倪榮賢弟  
麼付白這就是肖兄請來見禮末白還禮付白吓招  
打末付打介末白吓付白哈的的的末白兒吓這是

你二位叔父上前見禮旦白二位叔父這廂有禮生  
付同白還禮吓肖兄這是何人末白這就是小女生  
付介白吓原來就是合愛末白不敢就是小女吓二  
位賢弟來在小舟無物可敬只有小魚美酒奉上生  
付同白吓到此就要討饒了旦白爹爹酒菜好了末  
白看酒來二位賢弟在小舟上飲酒比不得岸上不  
許說干早二字呢末白是要罰酒一大杯生付同白  
使得的末白請生白請末白請付白干末白罰酒笑  
介丑上唱昨日一夢到西霞酒不酒來茶不茶一步  
來在河崖下船頭上坐定一枝花白吓船頭上坐自

這個女子真好代我仔細悄悄他悄悄介付白呔作甚  
麼的丑白我是問路的末白問的那一家丑白問的  
了家末白那廂就是付白去罷丑白噯呀這個人好  
威勢下付白他是作怎麼的末白他是問路的付白  
我的哥他那里是問路的分明是觀他的末白那是  
什麼話丑上白走吓唱離了家中到河下急忙尋他  
把話答白來此已是呔那可是肖恩的船麼末白是  
那個吓原來是丁府大叔丑白不敢末白做什麼來  
了丑白做怎麼取唱魚稅銀子末白吓這幾日天旱  
水淺魚不上網等到河下有了生意將銀子送上府

去丑白你這個改日改改的太多了我來得有些不  
奈煩了末白怎奈無有麼明日一準送去你要不送  
去又得我來末白有勞大叔的駕丑白罷了生白呔  
走回來丑白你悄悄叫我走過去走過來了做什麼生  
白你是那裏來的丑白你問我麼丁府上來的生白  
來做什麼丑白做什麼要魚稅銀子的麼生白回去  
拜上你家爺說肖恩乃是好友將這魚稅銀子免了  
便罷丑白如不免生白如若不免下次憑他個大大  
的不便丑白噯呀你說這話嚇了我一跳你叫什麼  
名字生白你問我我就是混江龍李俊丑白那個混

江龍李俊就是你付白吹滾回來丑白又一個付白  
你是那裏來的丑白你大叔是丁府上來的付白你  
是甚麼奏的丑白吹作甚麼的付白吓甚麼的丑白  
我是要魚稅銀子的麼付白你回去拜上那扒山虎  
說別人的魚稅在他討取惟有肖兄是個好友叫他  
將這魚稅免了便罷丑白要不免呢付白要不免挖  
他的眼剝他的皮丑白何好利害你叫甚名字付白  
我就是捲手虎倪榮是你爺爺丑白你甚麼奏的付  
白代我打這個王八入的生末攔介末白賢弟不要  
望那小人一班見識付白看在二位哥哥饒了這個

狗娘養的生付全白肖兄令愛可曾許配人家無有  
末白許配神箭手花榮之子名叫花逢春生付同白  
吓門戶道也相對肖兄年紀邁了河下的生意不做  
也罷末白二位賢弟不做河下生意家中如何度日  
生白小弟送來末白何勞賢弟費心生付同白我等  
告辭了末白奉送生付同白不敢生唱聽說令愛許  
花家付唱久聞此人也不差生奴代等令愛來岳家  
白肖兄唱準備彩禮送家生付同下且白爹爹他是  
何人末白兒拉你若問他們聽了唱西皮他本是水  
滸人毫傑獨擒方臘就是他紫袍金帶他不要情愿

江湖做生涯 白兒吓天色已晚將船搖回去罷 旦白  
是末奴搖往太湖到家 旦唱打魚父做女們生涯末  
唱戀醉不知江塵路 旦唱日出扶桑萬物華 同下  
郭上旦 自已丟別事 崑與人家忙來此已是里邊有  
人麼 衆 且來了是那個哈 原來是先生到了 郭白勞  
煩通報親 白 郭先老爺 淨 自家有萬石粉 前合與後  
倉何事親 白 郭先生求見 淨 白請郭白 小弟有禮 淨  
白請坐 郭白告坐 淨 白到此何事 郭白今有杭州太  
守催討魚稅 淨 白也會差人去討 想必就回 丑 白走  
吓 參見老爺 淨 白回來了 丑 白回來了 淨 白催討魚

稅怎麼樣了 丑 白小人前去催討 肖恩稅這幾日天  
旱水淺魚不上網 再等幾日 差人送來 淨 白這還罷  
了 丑 白然後又走兩個人來 他問我 你是那里來的  
我說丁府上來的 他說回去拜上你家爺 說肖恩是  
他好友 將這魚稅免了 便罷 我說不免呢 那一個就  
說與你個大大的不便 那一個就說要挖你的眼 還  
要剝你的皮 淨 白呀 他叫甚麼名字 丑 白一個叫混  
江龍 李俊 一個叫捲毛虎 倪榮 淨 白吓有這等代我  
前去會他 郭白些須小事 待小弟前去 淨 白怎敢勞  
動 郭白禮當勤勞 淨 白你們仝郭先生前去 打仗衆

白是郭白走罷衆白等等我還教習哪郭白請你師  
父衆白有請師父雜白叫我怎麼衆白郭先生請你  
雜白郭先生甚麼奏的郭先生在那里衆白先生我  
師父來了郭白吓教習爺麼雜白吓你是郭先生有  
禮郭白還禮雜白請我做甚麼郭白請教習爺打仗  
怎麼自打仗也用我們麼郭白打仗就是打架雜白  
吓就是打架提起了打架是我們的本等一天不滾  
蛋如今無喫飯的一般郭白這個事須要托扶你了  
雜白是了交個我把衆白走哇雜白擒你們的你們  
要上那里去衆白找肖恩去淨白找肖恩你去罷我

不去衆白師父不去我們更不敢去了雜白吓是了  
你們不敢去叫師父挨奏去衆白師父去給我們丈  
個膽子也是好的雜白那麼自徒弟們跟自師父走  
找肖恩去衆白走吓全下  
末上唱西皮夜晚喫醉酒和衣而臥架上雞京醒了  
夢裏南柯二賢弟在河下相勸與我他勸我打魚事  
一但去卻我木當不打魚在家中閒坐怎奈是家貧  
寒無計奈何清早起推柴扉烏鴉飛過飛過來叫過  
去卻是爲何將身兒來至在草堂悶坐叫英兒端茶  
爲父戒渴且上白我的母去了世丟兒難過流落在

江湖上打魚爲活見了人我只得藏藏躲躲還是我  
女孩家對自誰說我爹爹在草堂呼喚與我急忙忙  
上前去問是爲何自爹爹請茶末白唔爲父的言過  
不叫你望魚家打扮又是這樣打扮且白孩兒生在  
魚家長在漁家怎麼不叫孩兒往漁家打扮末白哦  
你這不遵爲父就爲不孝且自爹爹莫要生氣孩兒  
從今以後改過了末白好看茶來且自是衆上自走  
哇呀到了雜白到了那是拉衆白到了肖恩這里雜  
白這就是他家麼衆白是他家雜白前去叫門衆白  
誰去叫門雜白你們去叫門衆白我們不敢去雜白

這塊石頭石胎子麼你們都走開賄師父的叫介小  
聲肖恩哪肖恩哪衆白你那大聲的叫雜白大聲叫  
他聽見哪衆白爲的是叫他聽見麼雜白徒弟們都  
拿起架子來要大聲叫吓肖恩師哪末白來了雜白  
隄防自來了末白你們是那里來的雜白你問我們  
哪丁府上來的麼末白到此怎甚雜白要魚稅麼做  
甚麼末白昨日言道這幾日天旱水淺魚不上網再  
等幾日有了生意差人送上府去怎麼今日又來了  
雜白我們來一蹚說送去來一蹚說送去左一蹚右  
一蹚到底是有沒有末白沒有雜白我們今日要定

了未白且慢我且問你你們這要魚稅可有聖上的  
旨意雜白無有未白六部的行文雜白無有未白一  
無聖上旨意二無六部的公文爾等憑自何來雜白  
憑縣太爺所斷未白那狗官與你們俱是一擋雜白  
吓肖恩哪你今日不給魚稅銀子我們今要打架未  
白幼年之間提起了打架好有一比雜白比作何來  
雜白好比小娃娃穿新鞋的一般雜白怎麼講未白  
悅法的歡喜衆白如今呢未白如今年邁了是打不  
動架了雜白徒弟們把家伙拿出來拿賄介白吓肖  
恩你這是甚麼東西未白吓這是甚麼呀雜白這是

你老老怕你活不長給你打來的百家鎖要鎖你未  
白你要鎖那了雜白要鎖你未白當真的要鎖雜白  
當真的要鎖未白果然的要鎖未白來鎖雜白徒弟  
們鎖東西打介鎖雜介衆拉介白鎖上啦啦自走雜  
白得啦得啦你們怎麼把師父鎖上了衆白如何把  
師父鎖上了快放開罷介  
雜白說不得徒弟一仝上手閃開了未打卒介唱提  
起來不由人七孔冒火卒白太爺八孔冒煙卒白走  
開賄這一手打介未唱你在那江湖上打叫與我雜  
白我呀早知道你未唱俺肖恩最不怕虎狼一窩雜

白你也不認的大爺末唱你本是奴下奴敢來欺我  
衆白師父他罵咱們是奴下奴雜白咱們奴下奴是  
丁府上的不是他肯恩的末白皮唱休得要鬧嚷嚷  
以仗人多怒起來我這里一拳一個管叫你臭屎且  
命見閻羅打介衆下雜白打了半天也打不出了一個  
自來末白怎麼叫名而雜白你賄這叫幾抱寫且上  
打介下末唱想不到與見他們這是怎說白兒吓看  
爲父的衣帽來且白爹爹要上那里去末白爲父的  
要前去告他們且白爹爹常言道貧不與富鬪民不  
與官鬪不去也罷末白不要管爲父看衣帽過來且

白吓爹爹要小心了末白好看守門戶衆上雜白走  
哇衆白那里去雜白回去養傷去衆下且上唱恨只  
恨扒山虎事大皆大結交那狗賊官欺押黎民我的  
父前去將他告但不知那賊官怎樣發落末白到公  
堂原被告一概不講責打我四十板推出衙門想起  
了扒山虎令人痛恨今夜晚過江去殺他滿門白哎  
呀且白爹爹回來了且白爹爹前去告他怎麼樣了  
末白噯呀兒吓爲父上得堂去那賊官不欲分說將  
爲父責打四十且白噯呀爹爹吓末白兒吓這還罷了  
還叫爲父過江賠罪且白吓爹爹還是去呀不去呢



末白爲父恨不能插翅飛過江去我要刺且白吓爹  
爹要刺甚麼末白我要刺殺了丁家的滿門且白孩  
兒也要前去末白兒吓只知閨中刺綉如何知道殺  
人不要前去且白爹爹兒雖不能殺人與爹爹壯膽  
也是好的末白是吓雖不能殺人與我壯膽也是好  
的吓兒快收什家伙隨爲父前去且白是末白兒吓  
你將那婆家聘禮還有那慶頂珠一並代在身旁且  
白孩兒知道爹爹順刀在此末白兒吓隨爲父走罷  
且白門還未關呢末白那門關也罷不關也罷且白  
還有家伙呢末白那些家伙都不要了且白爹爹孩

兒還要回來呢末白噫這不醒是的冤家他還要回  
來呢兒吓將鐵毛倒上來且白是末白兒吓夜晚開  
船比不得白天兒要有仔細了隨爲父走且白孩兒  
知道介

末白兒吓那慶頂珠可曾代好了且白代好了末白  
走唱扒山虎有銀錢買官欺我恨不能飛過江把他  
結果船行在半江中因何不走問桂英船不行卻是  
爲何白兒吓船行半江之中因何不走且白爹爹要  
刺殺丁家滿門還是真是假末白爲父恨不能過江  
去殺了他的滿門方解我心頭之恨怎麼真假二字

旦白孩兒心中害怕我不去了末白吓先前言道不  
叫你去兒一定要去如今行至半江之中敢是又要  
回去呀旦白孩兒也不回去末白卻是爲何且白兒  
捨不得爹爹年邁了末白噯呀唱聽兒說這句話如  
全刀割他說我年紀邁髮鬢皆曰思量起爲父的卻  
犯的過可嘆他無娘兒無倚無托白到了兒吓將衣  
放在岸上旦白是末白兒吓撒下鐵貓上岸來罷那  
慶頂珠可會代好了旦白代好了末白爲父殺人兒  
要害怕代自慶頂珠從水后逃往花家去罷且白參  
爹呢末白爲父麼噯少要你管到了開門來雜上唱

肖恩的武藝真不惜奏的教習貼膏藥白吓肖恩麼  
你又幹甚麼來了末白前來賠罪雜白你還董的賠  
罪呢我說你不敢來末白我怎肯不來末白既來了  
我與你通報末白你到容我進去雜白隨我進來有  
請家中淨上唱昨夜一夢大不祥有人請我見閻王  
白何事雜白肖恩前來賠罪淨白傳他進來雜白老  
爺傳你進去末白兒隨爲父進去吓旦白是末白請  
了淨白肖恩你是何等之人敢與我拱手末白我且  
問你你要魚稅可有聖上旨意淨白無有末白可有  
六部公文淨白無有末白一無聖上旨意二無六部

公文要魚稅憑自何來淨白知州太爺所斷未白呵  
 就是那丁子地淨白你還不付未白嗜唱丁子地他  
 為官多有不正把自那三江口欺押黎民白兒吓你  
 與我罵且白奸賊子吓唱罵一聲賊子太欺心為甚  
 麼為我父要稅銀你仗自官宦家行事擡道全不想  
 貧民人怎度光陰未白閃開了唱提起了扒山虎另  
 人可恨今夜晚管叫你命見閻君淨白膽大的肖恩  
 敢來罵我來吓將他父女捆起來眾白呀未白且慢  
 我在江中打得一物我父女曾來獻寶淨白拏來我  
 看未白夫奴甚多不敢獻出淨白你等退下未白兒  
 還不動手等代何事且白未白是你來看寶刀殺淨  
 眾上打介殺眾下介未白兒吓將賊殺死你我逃回  
 去罷且白走未白這才消我心頭之恨吓走同下

慶功班



